

援疆之旅

吴岩岩

6月2日,我满怀期待与二十余名河北检察同仁一起踏上援疆之旅。飞机缓缓降落在库尔勒机场,这是我生平第一次踏上新疆的土地,不禁对这里的一切充满好奇,瞬息万变的天气、晚上十点才天黑的时差、干旱少雨的气候、早晚十几二十度的温差、不时裹挟着沙尘的八级大风、一望无垠的沙漠戈壁和草原、鲜嫩多汁的烤全羊、焦香四溢的烤馕、广场上热情欢快的新疆歌舞等等,一切都体现出新疆独特的自然环境和人文风貌。

我来到的是坐落于天山南麓的巴州尉犁县。尉犁又名罗布淖尔,源于“罗布泊”而得名,意为“水草丰腴的湖泊”。尉犁县历史悠久,地理位置优越,该县最著名的有“三罗”产业——罗布麻种植、罗布羊产业、罗布人村寨。罗布麻浑身都是宝,

其叶可制茶,其花可采蜜,其茎可纺织。罗布羊2024年被纳入全国名特优新农产品名录,其肉质细嫩,富含多种氨基酸,有“天下羊肉尉犁香”的美誉。罗布人村寨集塔克拉玛干沙漠、塔里木河、胡杨林景观于一体,是国家4A级旅游景区,已经俨然成为尉犁县最具特色的文化瑰宝和旅游名片。参观过罗布人村寨后我最大的感受是,新疆太大了,大到令人震撼。在这里你可以体验到唐代诗人王维“大漠孤烟直,长河落日圆”的旷远雄浑。

此前我一直在政治部工作,没有系统全面地从事过刑检工作。来到尉犁县人民检察院,我被分配到第一检察部,面对新的工作环境、新的工作内容,我既兴奋又忐忑,担心业务不熟练,不能尽快进入角色。领导们的耐心指导打消了我的顾虑,同事们的热情帮助使我快速熟悉了工作流程,适应了

工作节奏。为了保质保量完成工作任务,我利用休息时间恶补刑法与刑事诉讼法的专业知识。有时遇到一些专业性的疑难问题,我也会与河北的同事们进行探讨,实现了两地检察机关在刑事检察业务上的交流学习。两个月的时间里,我协助办理了盗窃、交通肇事、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等多起案件,学到了很多办案技巧和工作方法,受益良多。

这里日照时间长,工作时间也比内地长,我每天过得都很充实,每办完一个案子、每破解一个疑难问题,都让我体会到无与伦比的成就感。

工作之余,单位组织开展了许多有意义的活动,其中与和静县检察院联合开展了主题党日活动。两院互相交流了党建方面的优秀经验做法,亲手种植罗布麻,使我们认识了罗布麻的经济价值,更深刻领会了其体现的精神价值。罗布麻

又称野麻,因在新疆罗布平原生长旺盛而得名,是夹竹桃科罗布麻属植物,其耐旱、耐寒、耐水湿、耐风沙,不管是盐碱地还是沙荒地,它都能落户安家。不要小瞧这小小的罗布麻,它不仅生命力顽强还浑身都是宝,其花蜜、根叶皆有药用价值,其茎皮纤维可作纺织材料。罗布麻的花语是积极乐观,勇往直前,勇敢地面对生活,热情地对待每一天。这正体现了尉犁人民热情洋溢、乐观向上的精神风貌。

接下来的时间里,我将和当地的同事们一起并肩作战,厚植“扎根尉犁、建设尉犁、奉献尉犁”的情怀,做好两地情感交流和业务学习的桥梁纽带,竭尽全力为尉犁县的检察事业增砖添瓦,不负援疆干部的使命和临行前领导的殷殷嘱托。

(作者单位:高碑店市人民检察院)

聊聊证据保全公证那些事

王静

合同履行过程中,您是否遇到过这样的情况:经过认真挑选,用多年工作的血汗钱及父母省吃俭用接济的钱,贷款买了一处新房,还没住,却发现一下雨房顶就漏雨,心凉!高高兴兴地买了新房,兴致勃勃地找了装修公司进行装修,结果装修效果与预期相差甚远,心伤!公司出租出去的商铺,被承租人一通折腾,原来的精致装修面目全非,还遭遇承租人要求退租,心塞……

生活千姿百态,我们常常满心欢喜的憧憬,用努力浇灌人生,希望我们的生活像花儿一样绽放,然而,却偶尔被现实的一个不经意压制,暂时开心不起来。可是,困难会出现,我们不应该被暂时的困难打倒,面对种种合同履行纠纷,努力想一想,怎么来应对、尽量挽回损失,似乎才是当务之急。

这时证据保全公证就可以是当事人维权路上的一把利剑,为当事人化解困难,挽回损失!所谓证据保全公证,是公证机构根据公民、法人或其他组织的申请,在诉讼发生之前,依法对日后可能灭失或难以提取的证据加以验证提取、收存和固定的活动。

通俗点讲,就是假如您遇到双方争执不清、又无法改变、无法协商的情况,在还没有起诉到法院前,您可以向公证机构申请,对您所拥有的现状,通过一些相应的方式进行提取、固定的法律手段。

拿上面其中一个例子说,房顶漏雨,假如买家已经完成了过户,但经过买家后期调查,发现房顶本身就有修补过的痕迹,这可能就意味着房主或是开发商对房子漏水的事实是很了解,则房主或开发商可能实施了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》中规定的“以欺诈手段,使对方在违背真实意思的情况下实施的民事法律行为”,则受欺诈方有权请求人

(作者单位:石家庄市燕赵公证处)

打铁花

赵增强

张北中都草原,是一处让你远离尘嚣、回归自然的绝佳去处。在这片纯洁、宁静的草原上,可以感受到大自然的独特魅力。无论是你漫步拍照,还是策马奔腾,都能让你在草原的怀抱中,释放心中的压力和疲惫的身心。

夕阳西下,一抹金色涂满了草地和蒙古包,煞是美丽。夜幕下,在成吉思汗广场上,一场大型实景演艺晚会开始,整场演出的八个篇章,向你讲述着张北独特的自然元素和人文元素。

演出结束后,只见几个草原勇士头戴斗笠,赤裸着上身,推着两米多高的车子来到广场固定位置,脚下是一锅金色的铁水,其中一个人舀起一勺铁水往上泼去,这铁水就像火山爆发似的向夜空喷涌四射。一瞬间,一朵朵耀眼的铁花,化作一场漫天缤纷的“铁花雨”在夜空中绽放,那金闪闪的铁花犹如夜空中的星星,眨着眼从空中掉落,洒落

在地上又奋不顾身地跑向别处,慢慢地消失在黑暗之中。打铁花,是一种民俗文化表演技艺,是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。随着一勺勺铁汁的泼洒,一串串耀眼的铁花会在夜空中绽放,就如诗中描写的“火树银花幻莫测,凌虚掷地纷骊珠”,场面甚是壮观。我想,那铁花是伟大的,不是吗?它熔化了自己,直到完尽自己身上最后一丝光亮,只为他人能目睹奇观。人们为这壮观的景象连声叫好,又为火花默默舍身奉献的精神所感动。

在我看来,打铁花不仅是一种技艺,更是一种文化的传承。它象征着劳动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和追求。它不仅展示了中国传统文化的魅力,还承载了丰富的民间信仰和历史文化,而且还反映了古代人们的智慧和艺术才华,愿这种精神生生不息,代代相传,就像那灿烂的铁花,绽放出耀眼的光芒。

(作者单位:邢台市信都区人民法院)

运河金梦

孔大龙 摄
(作者单位:沧州市公安交警支队)

一碗西红柿鸡蛋面

朱少杰

中午,我把刚做好的西红柿鸡蛋面端上餐桌,忍不住又一次看了看眼前的这碗面。我一直还在寻觅久违的味道。

西红柿是昨天在大街上买的,白面是父亲从老家送过来的,我小心翼翼地思考着,还需要改善哪个环节:鸡蛋炒得老点,还是嫩点;放西红柿后是加开水,还是直接加凉水,还是加面汤,我记着母亲会直接舀面汤加入卤中……嘿!不知道怎样才能接近母亲做出的味道。

西红柿在我们老家司空见惯,每家的小菜园里都会长着几株西红柿。夏日里,我们常常去菜园摘西红柿吃,长熟的西红柿汁多、沙甜、味美,有红的、黄的,

用自家地里的西红柿、自家鸡窝里拿的鸡蛋做西红柿鸡蛋面,简单又省事。记得从前,我中午放学回家,母亲做得最多的就是西红柿鸡蛋面。

有时我也会趁着母亲去地里干活,晌午放学后帮母亲做中午饭。我先去小菜园里摘几个西红柿,清洗干净,好看的我会吃掉,长得咧开嘴的切片或切块放在碗里备用。接着,和面,擀面,擀面杖太长,用着不顺手,擀出的面皮厚薄不均。然后,大锅里添上水烧开备用,炒菜锅里添上油炒鸡蛋,再放西红柿做卤。这个卤也着实清素简单:拿三两个鸡蛋磕在碗里,搅碎,均匀地倒进锅里炒,放两勺盐,把切好的西红柿放进去,再添上热水,慢慢地把西红柿熬成汤汁。煮

好的面过一下凉水,然后盛两勺西红柿鸡蛋卤浇在面条上,一碗散发着清香的面条就做好了。

父母顶着炎炎烈日从田里劳作回来,我的饭也准备好了。父亲吃着面条总是高兴地说:“面条真筋道,卤的味道和你妈做的一样好!”其实我知道怎么也不能赶上母亲做的味道,后来我才听母亲说,面条筋道是说煮的欠火候,擀得厚薄不一,切得宽窄不均,看着煮熟了,实际还夹生。后来经过母亲耐心指导,我也能够做出可口的手擀面,并体会到要做成一件事是需要下真功夫的。

多年前的场景,如今想起来,仍令人眼睛温热,心底涌动着无限的幸福。

每当我风尘仆仆地回到老

家,当一碗西红柿鸡蛋面端在手上,整个人就莫名地感到踏实。生活中的奔波与劳累,烦恼与苦闷,在这一碗简单的面里似乎消解了大半,眼前一片清新明媚。

可惜这样美好的时光、熟悉的味道再也不能重现,我只有默默地回忆母亲做面的样子,自己动手去做。对家人的怀念不一定是去饭店团聚,吃山珍海味,也未必是能给味蕾带来极大享受的美食。而家常便饭之所以令家人魂牵梦萦,是因为那熟悉的味道给人以心灵的慰藉,让我们回到那个简单、安稳、快乐的小世界。

正如我捧着的这一碗西红柿鸡蛋面,它清淡、素净,却是我眼中的人间至味。

(作者单位:赵县公安局)

泥房

王光斌

周末回老家,父亲见面就着急红脸地嚷嚷,叫我快找架梯子上老房的屋顶,看看瓦片有没有破碎,省得漏雨。父亲说的老房是家里那三间闲置的土坯房,是我幼时生活过的地方。瞅着土坯房,脑子里是满满童趣,记忆最深的是当年一道让人发怵的活计:泥房。

那时,村里是清一色的土坯房。土坯房的顶子如果不是每年用厚泥再泥上一遍,到了夏天就有可能漏雨,厉害的还会坍塌。

泥房是个力气活,也是个技术活,一般至少需五六个人,劳力少的农户家泥房就犯愁,得求助左邻右舍。那时,我们还是娃崽,帮不上大人的忙,光靠父亲一个人显然是不行的。敲定泥房日子,父亲就揣了盒“大前门”烟去了左邻

右舍,求助邻居后生来助工。

每年一次的泥房,我们从顽皮娃崽到懵懂少年,看泥房看了一遍又一遍,早已印记在心。那时只是看个热闹,丁点儿也不晓得人们泥房付出的艰辛,待若干年后哥儿几个亲历泥房大战时,才彻底晓得泥房这活计的辛劳,这是后话。那时,我们挤在院里看大人们泥房,房子泥得咋样?我们不关心,只是惦记啥时完工,一旦完工,母亲张罗好的一桌饭菜就可上桌。当然,我们是上不去饭桌的,待大人们抹嘴离开饭后,只有蜂拥而上打扫战场的份儿。

大哥上高一那年,我刚升初三,下边两个弟弟上小学。我们刚好到了半大小子吃死老子的年纪,个个被母亲贴的棒子面饼子喂养得粗粗壮壮。父亲瞅着我们说:“今年泥房就指望你们几个

了!”

推土、挑水、铡麦秸,泥房前要和好泥。父亲和大哥每人一辆小推车从洼里往家运土,虽说大哥推着半车土也撵不上父亲,但有大哥帮衬,父亲推土围泥圈的工程提前不少,也轻省老多。在挑水环节,父亲和大哥每人一副水桶,我和三弟自知体力不支,两人抬一只水桶加入运水队伍。当然,四弟也没闲着,手忙脚乱地往泥圈里扔早已备好的麦秸。母亲从鸡窝里捡来一盆鸡蛋冲我们显摆,我们都眼前一亮,仿佛闻到了炒鸡蛋的香味儿,立时,劲头倍增。

按照父亲的分工,大哥在院里往房上扔泥,我在房顶端锨运泥,三弟四弟在泥圈里合手往大哥跟前归拢泥巴,掌抹子的技术活儿自然归父亲。一家人热火朝天地忙乎起来。当然,大哥这活儿最累,挥动长把铁锨不停歇,可着劲

儿将一坨一坨的泥巴扔上房,因不得要领,泥巴东一坨西一坨落下没个准地儿,这下可苦了我这运泥工,被泥巴溅成泥猴。三弟四弟也不拾闲,两人见归拢泥巴不赶趟儿,干脆跳进泥窝用双臂推,两腿一蹬,屁股一撅,双臂一送,一大坨泥巴就推到大哥跟前,活像个蛤蟆。

三间房泥完时,到了后半晌。母亲招呼我们赶紧洗手吃饭,哥们都累得迈不开步子了,进屋就一头栽倒在炕上,浑身似散了架。母亲摆好饭菜过来招呼我们吃饭,喊了半天,没应声,其实,都呼呼睡着了。后来,听母亲说,我们一直睡到晚上掌灯,母亲将饭菜热了一遍又一遍。过后,父亲偷偷告诉我们,母亲瞅着我们酣睡的模样淌下串串泪珠……

一晃,几十年过去了。庄稼人生活

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,村里一幢幢红砖瓦房替代了曾经的土坯房,当然,人们也告别了泥房这活计。我家那三间土坯房也变了模样,早些年,年迈的父母不愿与我们同住,哥儿几个出资红砖砌墙给三间土坯房“砖包皮”,房顶重新起脊挂了瓦,旧貌换新颜,从此,不再为泥房犯愁。去年,母亲因病过世,父亲才恋恋不舍地离开土坯房,住进了我们家。但父亲忘不了那三间土坯房,常叮嘱我们去查看。其实,哥儿几个和父亲一样,心里也都装着这几间房,早就给土坯房门锁配了钥匙,人手一把,像有根绳儿牵着,有空的时候,就到院里转转,到屋里坐坐,到炕上躺躺,眼前总闪现当年一家人住老房的情形,仿佛屋里还弥漫着当年母亲炒鸡蛋的清香……

(作者单位:青县人民检察院)